



从政经商秘典

主编 舒乡 裴蓉

施经 全集

改革出版社

诡经全集

主 编：舒 乡 裴 蓉

下

改革出版社

XIII.“整人经”剖析

一、整人诸法

(一)挑拨离间搞诬陷

所谓离间之法,就是制造似是而非的事件,陷害对方,达到离间对方的目的。因为似是而非的现象,容易使人迷惑,产生错觉,趁乱施计,制服敌人。《韩非子·内储说下》中曾列举大量事实,详细地说明类似离间之法:

法一:捐水。所谓捐水法,就是制造似是而非的罪过嫁祸他人,以成其奸。大夫齐中有一位名叫夷射的人,一日侍齐王御饮。喝得酩酊大醉,靠在廊门上,门者刎跪在他面前请他赐些剩肉,可他粗暴地拒绝了。待夷射离去,刎跪泼水于廊门旁,恰似尿溺一样,第二天,齐王路过廊门见地有水便大声斥问:“谁在这里尿溺?”刎跪回答说:“臣不清楚。不过,昨天中大夫夷射曾在这里站立。”齐王大怒,便命人把夷射杀了。

法二:自矫。所谓自矫,就是自己故意歪曲事实攻击自己,再嫁祸于对方,使其蒙受不白之冤。魏王手下有两个大臣对济阳君不友好,济阳君便指使人歪曲事实,矫魏王之令攻击自己。魏王派人问济阳君:“你和谁有仇恨?”济阳君说:“没有什么仇恨,只是和二位大臣有些合不来,但我想也不至如此。”魏王问左右,左右回答:“是这样。”魏王便气愤地将二臣杀掉。

法三:言臭。所谓言臭,即教对方如何避讳,然后乘机阴陷。楚王很宠爱郑袖。一日,楚王得到一美女。郑袖心怀忌妒,便对美女说:“大王喜欢人掩口,你亲近大王时,必须掩口。”美女深信不疑。她后来接近楚王时,总是低头掩口。楚王不解;郑袖说:“她是怕陛下身上有臭味。”及王、郑袖、美女坐定,郑袖先告:“大王若有令,你们要从速照办。”楚王教美女靠近点,美女一边走近却一边不停的掩口,楚王勃然大怒,下令:“割掉她的鼻子!”美女还没搞清是怎么回事,警卫便将美女鼻子割掉了。

法四:兵疑。所谓兵疑,即教对方把众兵集中在廊下面迎接当权者,向当权者表示尊敬,但这必然会引起当权者的疑惧,于是,对方便因此而受到惩罚。费无极是令尹左右之人。郢宛新来服务于令尹,深得令尹喜爱。一日,无极对令尹

说：“你很喜爱郗宛，为何不去他家喝酒呢？”令尹觉得很有道理，便传令到郗宛家做客。无极又对郗宛说：“令尹有点傲慢，喜欢军人，你为了表示尊敬他，最好在堂下及门庭布置士兵。”郗宛一一照办，陈兵堂下，令尹来到郗宛家门口，大吃一惊：“这是为什么？”无极回答说：“你不要急着进去，究竟会发生什么事，还不知道。”令尹大怒，立即带兵来攻打郗宛家，并杀掉郗宛。

法五：伪请。所谓伪请，即好借口受托，向当权者为自己的仇人请求封赐，当权者不准，于是便攻击当权者，使仇人受疑而被诛。中山有贱公子，马瘦车破，其左右有不怀好意的人便对王说：“公子很穷，马也很瘦，王为何不增加他的马食呢？”王不答应。左右之人便乘夜烧了王的马厩。王以为是贱公子所为，便把贱公子杀了。

法六：阳私。所谓阳私，即透过各种途径，制造对方混乱，使其相互残杀，然后再乘机攻之。郑桓公打算攻击郕国，便先弄清了郕国文臣武将的姓名，然后，编造这些人的官位等级，写在大牌子上，并将牌子埋于地下，筑坛拜祝，表示胜利之后，一定给他们封地进爵，一切伪装逼真。郕国之君信以为真，便将他的大臣统统杀掉。此后，桓公袭击郕地，顺利地占有郕国。

法七：窃闻。所谓窃闻，即自己窃听国王与大臣所谈的密语，再告诉国王说是某人告知他的，国王便对某大臣心怀戒备，必疏远之。甘茂当宰相时，秦惠王曾对犀首说：“我将请你当宰相。”这话被甘茂手下人知道了，告诉了甘茂。甘茂于是求见惠王说：“陛下得到贤相，我表示衷心的祝贺。”惠王说：“我已请你任相，哪里再有贤相？”甘茂答：“新相是犀首。”惠王很惊讶地问：“你从哪里听来的？”甘茂说：“这是犀首自己告诉我的。”惠王信以为真，并对犀首泄露机密很恼火，于是便将犀首逐走了。

法八：互疑。所谓互疑，即在被间双方面前制造假象，使其内部相互猜疑。战国时，魏相公叔娶魏王公主为妻，掌握大权，但他很忌妒吴起的才能，几次想撵走他都不成。公叔门客则献计给他：“吴起为人廉洁，重视名声，因此，你可先与武侯说，吴起是一贤人，但魏侯之国小，且又与强大的秦国接壤，我担心他没有久留之心。武侯肯定要问计策，这时你可说，试试看，假说把小公主嫁给他，如果他真心想留，会答应娶小公主，如果没有留心则必推辞。吴起究竟留与不留，一试便知。同时主公召吴起来家饮宴，令公主故意愤怒而轻君，吴起见公主之轻主公，必婉言谢绝小公主的婚事，如此则主公的计谋得中了。公叔一一照办，结果，魏侯试嫁，吴起果辞，武侯便怀疑吴起，剥夺了他的兵权。吴起害怕大祸临头，便逃往楚国了。

法九：如断。所谓如断，即乘仇者与国君之间有矛盾时，在国君面前进谗言，言仇者之行为，因何而起，按之，果如所断，以此似是而非以离间之。假国君之怒

杀掉仇者。南北朝时,齐高德政与杨音同为相,但高德政资深功高,杨音很忌恨他。齐王常常饮酒致醉,德政便屡屡劝说,齐主不高兴,并对左右说:“高德政常常以精神来凌逼人。”德政害怕便称病不朝。齐主对杨音说:“我很担心德政是否病了。”杨音说:“陛下若将其用为冀州刺史,他的病自然就好了。”齐主同意照办,德政见到这样的诏书,便立即动身,齐主大怒。便将高德政及其一家全杀了。

法十:疑私。所谓疑私,即在掌握材料的基础上,私下对上说某人举荐人才存有私心,并举例说明,使上对其怀疑,从而疏远他。宋真宗时,翰林学士李宗谔与王旦关系不错,王旦打算引荐李宗谔参知政事,并把这种想法告诉王钦若。李宗谔家贫,王旦前后给他很多资助。王钦若密奏皇上说:“宗谔欠王旦私钱,王旦想荐宗谔参知政事,只是想让他有了钱财好还债,而不是推荐贤才。”次日,王旦上书皇帝荐李宗谔,皇帝变了脸色,很不高兴,更不答应王旦的要求。

法十一:拟比。所谓拟比,即某人用拟比方法攻击某甲,而谗言者说是拟比攻击国君,使国君恨而杀之。齐河间王孝琬对执政者很不满,扎草人而射之。和士开等人便向皇上进谗言说:“草人拟比陛下的龙体。孝琬有一姬妾陈氏,无宠,她诬陷孝琬常画皇上肖像而放声大哭。其实是世宗的像。但齐上皇听了很愤怒,折断他的两只腿,使他疼痛致死。”

法十二:拟诈。所谓拟诈,即根据对方言行有不一致的地方,上告对方有诈,然后验诸事实,使上信服,说明可重用。隋文帝皇后独孤一向忌妒高颖,恰逢高颖夫人病逝,独孤皇后便对皇上说:“高仆射老来丧妻,陛下为何不为之再娶呢?”皇上问高颖,而高颖却流着眼泪说:“臣现在已经老了,退出政事,专心于书斋研读佛经,承蒙皇上厚爱,老臣感恩不尽。至于再娶内室一事,老臣已无此愿。”皇上便不再提这件事。不久,高颖的爱妾生了一个男孩,皇上知道后说与皇后,可是皇后不高兴,并对皇上说:“陛下还相信高颖吗?当初,陛下打算为他续弦,可他心系爱妾,当面瞒陛下,现在其真相暴露了,陛下还能相信他吗?”皇上觉得有道理,便因此而疏远高,最后贬了高颖的相位。

(二)当心巧设的圈套

巧设圈套,即巧设机关,使对方受骗上当,把现象当本质,信以为真,然后制服对方。这是离间的一种方法。巧设圈套的具体方法也是很多的。

法一:诱骗。所谓诱骗,即是乘国君燕乐方欢之时,诱骗对方前去进谏,致使国君厌烦。于是便乘机陷害对方。秦朝末年,赵高因自己杀人过多,怕李斯揭发,便用了诱骗计。赵高对李斯说:“时下关东兴盗,而天子不派兵,反而大造阿房宫,丞相为何不进一言呢?”李斯说:“天子不上朝,深居宫中,见不到他。”赵高说:“没关系,待天子有便,我便告诉你。”待秦二世燕乐方欢时,赵高派人通知李

斯说天子有便,李斯便来宫门进谏,而且如此再三。二世很恼火,赵高便乘机向二世捏造李斯父子通盗,二世信以为真,便将李斯及其家族全部治死。

法二:诱劾,所谓诱劾,即先经国君同意,破例废除某一大措施,诱使政敌前来干预,由此来换取国君的同情,达到攻击政敌的目的。汉元帝时,石显为巩固自己的位置,特向元帝密奏,建议为便于奏事应夜开宫门,元帝答应了。石显几次深夜出入宫门,便有人向元帝诉说,元帝却付诸一笑。石显则乘机说“陛下宠爱小臣,群臣都很忌妒,争谋陷害,辜亏陛下圣明,不予严谴。今后我将退回旧职,以免有人侧目注视。”元帝听后更加垂怜,再有弹劾石显的奏折,概不置理。

法三:诱谏,所谓诱谏,即送给敌国之君以女乐,使其荒于政事,而其忠臣则必然见疏离去,达到瓦解打击敌国的目的。齐侯自会夹谷离世后,晏婴病庠,正愁朝中缺人,得知孔子在鲁国为相,鲁国兴盛,感到担忧:“鲁国强盛后必称霸争地,而齐国是其近邻,兵祸恐怕要先殃及我齐国,怎么办呢?”大夫黎弥则献计说:“臣闻一国治安之后,必生骄逸。请盛饰女乐赠给鲁君,鲁君接受后,必定沉于女色,怠于政事。而疏远孔子,孔子受不了,必然会离开鲁国而去他国。果然如此,主公即可安枕而卧了。”齐侯行其计,鲁君果然中计,孔子进谏皆不听。孔子不堪忍受,凄然长叹,便换装离开了鲁国。子路、冉有也弃官随孔子同行。此后,鲁国便又衰落了。

法四:诱察。所谓诱察,即知道对方内情但又不明说,诱使当政者自己察访得知,从而引起猜忌。使当政者不用对方,甚至加害对方。宋仁宗时,王曾、吕夷简当宰相,盛度与宋绶、蔡齐共同参知政事,这里,王曾与蔡齐关系好,吕夷简与宋绶关系好,唯独盛度得不到二位宰相的宠爱。一日,王、吕两人同时要辞去宰相,仁宗不知就里,便问盛度,盛度说:“他们两人心腹之事,臣下不清楚。不过,陛下问他们两人谁能替代,便可知其内情了。”仁宗问王、吕两相,王曾推荐蔡齐、吕夷简推荐宋绶。仁宗便将这四人都罢了,唯独留下盛度,并将他升往枢密院知事。

法五:反问。所谓反问,即故意反其意而问对方,使其真实面目暴露无遗,然后对其惩治。刘晔善于应变。魏帝打算进攻蜀国,朝臣内外都说不可。刘晔和皇帝在一起时说可以,但与朝臣在一起时则又说不可。中领军杨暨坚决反对攻蜀,每次遇见刘晔,刘晔也说不可。不久,杨暨随皇帝一起行于天渊池,皇帝又谈攻蜀之事,杨暨仍然反对。皇帝不以为然说:“你是个书生,不懂用兵之事!”杨暨说:“陛下说得对,不过,陛下拔我于六军之上,我有心里话不敢不说出来。我的意见不可取,但侍中刘晔却也常说不可攻蜀。”皇帝说:“但他对寡人则说可攻。”杨暨建议找刘晔来问问,刘晔来后却一言不发。之后,刘晔单独见皇上说:“攻蜀是大谋略,我知道后常常担心自己在睡梦中泄漏,怎么敢向别人说呢!用

兵之计,贵在诡道,军事未行,不能泄密。而陛下却将其暴露无遗,我都担心蜀国已知道了。”皇帝便感谢刘晔。刘晔又责怪杨暨说:“钓鱼人钓到大鱼时,要放手让鱼纵游,然后才能慢慢地制约它,得到它。而人主之威,岂止是为了一条大鱼。你是位直臣,然方法不得当,不可不三思啊!”杨暨也感谢刘晔。对于刘晔常持两端的特点,曾有人向皇帝说刘晔对皇上不尽忠,他的言行只是为讨取皇上的欢心,并献计说,若不信,可用反意和刘晔对话来试试。皇帝用反问法一试,果然试出刘晔的巧诈,之后便疏远了刘晔。刘晔于是便发狂,终日忧忧而死。

法六:圈套。所谓圈套,即借助于一个场面,使对方表演某种不合理行为,从而引起第三者愤怒,达到加害对方的目的。商时孝己后母诡计多端,趁丈夫坐在台上赏景时,约好丈夫前妻的儿子游览花园,她便袖中藏蜂,诱使前妻的儿子来拉袖捉蜂,拉拉扯扯。此时,她便故意装作手足无措,惊恐不已的模样,让坐在台上的丈夫远远的看见产生错觉,以为儿子调戏后母。丈夫一怒之下,不问青红皂白,毒打儿子,逼得儿子逃走他乡。春秋时晋国献公的宠妃骊姬陷害申生,用的也是这种手段。

法七:冲击。所谓冲击,即趁甲在房中淫乱时,诱使乙到甲处取物,于是甲恨乙,引起矛盾。《红楼梦》中的夏金桂,趁薛蟠与宝蟾勾当入巷之际,教香菱到房中取手帕,香菱前去一头撞见,回避不及,羞得满面通红。薛蟠和宝蟾都以为香菱是故意捣乱,便一齐赶打香菱。

法八:验证。所谓验证,即故意表现一种行为,让对方抓住汇报给别人,待来人验证时,却恢复常态,说明并无此事。三国时,曹操常受叔父的挑剔而挨打骂。一天,当叔父走到他身边时,他突然假装昏死,叔父惊慌失色,快步报知曹操父亲。但当父亲赶来时,他却游玩如故,没有一点病态。父亲问这是怎么回事。曹操便乘机诉苦,说叔叔如何挑拨,一向受打陷诬。其父深信不疑,于是便不再相信他叔叔所说的话了。

(三)捏造事实栽诬他人

所谓阴陷,即故意捏造事实,栽诬他人,达到打击别人的目的。但这种方法较易败露,一经调查,真相就会大白,必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,以害人开始,而以害己告终。

生事阴陷也有很多方法。

计一:栽诬。所谓栽诬,即将自己的过失转嫁给他人,诬陷他人。武则天得宠于高宗,被立为昭仪。便阴结内外,潜斥皇后。皇后虽然上了年纪,但皇上还没有废除他的意思。刚好武则天生下一女,皇后怜悯她便去看看,皇后出门后,武偷偷掐死女孩,再用被子盖上。皇上来看时昭仪表示欢笑,打开被子发现女孩

已死，昭仪装出惊恐万状，啼哭不已问左右可有人来过，左右说皇后才来过。皇上大怒说：“皇后杀死我女儿！”昭仪乘机哭诉皇后的罪状。皇后有口难言，无以自明。皇上便有废除皇后的意思。

计二：假卜。所谓假卜，即假借敌方卜卦图谋不轨，再生事阴陷，挑拨敌人的关系。战国时，齐国驺忌受贿于庞涓，打算将田忌与孙臧去掉，便私下派公孙阅装成田忌的家人，拿着金钱去占卦，卜人问他要占何事，公孙阅说：“田忌将军将举大事，请你断个吉凶。”卜者惊恐不已说：“这是悖逆大事，我不敢乱动。”公孙阅刚出门，驺忌客人便已赶到，逮捕卜者。驺忌入朝将此事奏知齐威王，并引卜者作证。齐威王果然怀疑田忌与孙臧。驺忌的阴谋得逞了。

计三：买毁。所谓买毁，即用金钱来收买敌人，使其诋毁上级将领，然后再行反间计。王翦和端和共同率兵攻赵国。赵国派李牧和司马尚抵抗。秦国方面则派人与赵王嬖臣郭开金接触，使郭开金攻击李牧和司马尚，讲他俩的坏话，说他俩打算谋反。赵王知道后，便派赵葱和齐将颜聚去取而代之，李牧拒不听命，赵王便派人将李牧逮捕杀害，同时也废除司马尚的职位。

计四：造怨。所谓造怨，即假其人借怨恨，挑其与他人矛盾，假他人之手以去我之政敌。高力士得宠，王毛仲对之却十分鄙视。稍不如意，便破口大骂，高力士对他颇为不满，屡进谗言。刚好毛仲妻生一男孩，三日后，皇上命力士代表皇上赐毛仲酒饌、金帛等物，并授予毛仲刚生的孩子五品官。力士回来后，皇上问：“毛仲喜欢吗？”高力士说：“毛仲抱着儿子对我说：‘这孩子能作三品官！’”皇上大怒说：“过去诛杀韦民时，他就心持两端，我都没有追究，今日还拿毛孩怨我！”于是，将王毛仲贬为袁州别驾。

计五：疑毒，所谓疑毒，即乘敌方送礼之时，在礼品中施毒，使其相互疑忌。不过，施毒者有以间之，并非想毒害别人。李催数次设宴请郭汜，有时则留郭汜过宿，郭汜之妻怕郭汜爱上李催的婢妾，正好李催派人送食物与郭汜，郭妻以豉为药，放进食物，以疑郭汜：“一栖不两雄，我原来是怀疑将军相信李公。”过几天，李催又宴请郭汜，饮后大醉，郭汜便怀疑其中有毒，于是绞粪汁饮下。从此，双方治兵相攻，再无设宴之事。

计六：阴陷。所谓阴陷，即暗地教人写匿名信，罗列罪状，揭露当权者及其至亲，以激起当权者的愤怒，然后旁敲侧击，嫁祸于政敌。唐时，武三思为离间中宗与张柬之等五王关系，便暗地教人上奏皇上，诉说皇后秽行于天津桥，请皇上废黜皇后。皇上十分气愤，命御史大夫李承嘉要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。承嘉奏道：“此事乃敬辉、桓彦范、张柬之、袁恕已、崔玄韦教人所为，他们虽称废黜皇后，实际上是要谋反，我建议将他们诛史灭九族。”三思还派人暗地做工作，教侍御只郑音加以宣扬。皇上命司法部门审理。最后，将敬辉、张柬之等五王长期流放边

疆。为避免后患,武三思还先后派人刺杀五王。

计七:休患。所谓休患,即伪造某人之阴谋,挑起人主的猜忌,谓其隐患而加害之。《明史卷一百二十八》记载:刘基曾上书说瓠、括之间有块地叫谈洋,南与福建交界,盐盗盛行,社会混乱,要求在这里设巡检司把守,以治其乱。胡惟庸当时以左丞掌省事,他却说谈洋之地有王气,刘基想霸占作为自己的基地,但当时臣民不同意,刘基便请求设立巡检司将臣民赶走。皇帝听信谗言,虽然没有怪罪刘基,但内心却颇存疑忌,解除了刘基的职务。之后,胡惟庸当了宰相,刘基气得生病,到家后,病得更重。

计八:防奸。所谓防奸,即先要内而后及其外,稳步地揭露和攻败敌人的阴谋。宋太祖时,谦博在显州十年,敌人不敢冒然进犯。谦博手下大将刘进,勇力绝人,常常往来边境之上,以少击众,北汉人对他恨之入骨。于是,北汉人使用离间计,书言刘进和北汉人相好。书由晋州节度使赵赞得到,然后交给皇上。皇上命将刘进用枪械押送皇宫门前。谦博见到刘进在大哭,便大声说:“我将以全族四十四人生命保你。”于是便上奏章说:“刘进功高,为北汉人所憎恨,这是一种离间计。”皇帝醒悟过来,便将刘进放了,并赐以禁军都校戎帐服具。刘进很感激,决心报效国家,打击来犯之敌。

计九:相斩。所谓相斩,即以重利为诱饵,使敌人之间相互斩伐。张步与苏茂相结为助,刘秀屡攻不下。于是刘秀对他二人进行离间说:谁能杀掉对方,谁就被封为列侯。张步动摇了,便斩杀苏茂来降,被封为安丘侯。又如东汉初年,太宗祭方镇守边疆,以重利诱使敌人,对鲜卑大都护说:你们要想立功领赏,就要打击匈奴,斩送首级来,我们方可相信你们。大都护果然打击匈奴,斩首二万多。其后年年相攻,斩送首级。这样匈奴渐渐没落。

(四)转嫁矛盾借机整人

矛盾转嫁包含转嫁与推向两层含义。所谓转嫁,即是将矛盾转与他人,自己从中逃脱,转祸为福,化险为夷,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。所谓推向,即是将强者推向斗争第一线,与自己的政敌构成对立面,为使敌人失败埋下危机。古代政治家在对付斗争中,都很善于运用此法,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矛盾转嫁法的意义在于:第一,将强有力的人物与国家推到第一线,与敌人建立对立面,创造斗争的有利条件,使矛盾转化,达到打倒敌人的目的;第二,可以避免引火上身,置身于对立面,成为众矢之的;第三,可以祸水东引,将危机转嫁他国,以减少自己的灾难;第四,使用激化手段,挑起他人对敌人的仇恨,借他人之手,达到打倒敌人的目的。纵观历史,矛盾转嫁也有多种有效方法:

法一:怂恿称号。所谓怂恿称号,即自己专享大利,但又怕引起别人的怨恨,

因此,便怂恿他国一起共同谋算,以便分享自己的祸福。秦昭襄王很想称帝,以显示自己的尊贵,但怕别国责自己搞独尊,于是便派人拉拢齐王,怂他称帝,声言秦称王西方,齐则称王东方,这是所谓同尊,即双方共分其祸福,有福同享,有祸同当。齐王拿不定主意,便问苏代,苏代说:“秦不将帝致于别的国家,却只致于齐国,这是对齐国的尊重。如果却而不受,就辜负了秦国的一片好意。但如果接受秦国的建议,受了帝号并真的称帝于世,就会使诸侯产生厌恶感。怎么办呢?依我之见,大王您应该受之而不称,应该先使秦国称帝,使西方诸侯都去奉承他,然后大王才称帝,捍卫着东方的领地,也不为晚。若秦国称帝,引起诸侯们的憎恶,这样就可以将罪过全部归于秦国,您一点也没受损害,此不两全其美?”齐王听后觉得很有道理,心里很高兴,于是便接受了帝的称号但却不公开称帝,以厚重的礼物礼仪款待秦国使者,让他回报秦昭襄王。秦国后来也因为诸侯反对,去掉了帝号。实践证明,苏代的“受而不称”,是对付“祸”的方法之一。

法二:借死压众。所谓借死压众,即先使部下进行某项事务,以解目前急需解决的困难,若此事引起群众反抗,便转嫁矛盾,杀死执行者,以缓和群众的义愤。曹操常出兵打仗,粮米不足,私下里便问主管粮谷的人,请求他出出点子。主管便献计说:“可以用小斛来充大斛,这样就可以解决矛盾。”曹操点头称是,便准许主管如法行之。不过,时间不长便有人识破了伎俩,大家都说曹操欺骗士众。这种舆论传到曹操,曹操知道这对自己不利,便把粮谷主管找来,对他说:“事到如今,怎么办呢?当初点子是你出的。现在闹得议论纷纷,看来只有借你之死来对待众人的舆论了,不然事情就解决不了。”主管不知如何是好,有苦讲不出。很快,主管被斩杀,曹操取其首级说于众人:“行小斛,盗官谷,斩之军门。”

法三:转祸为福。所谓转祸为福,即在大祸临头时,借权力来避免祸害,得到福利。《新唐书》记载:李义府外貌柔慕,与人说话,总是面带微笑,但他内心里却总是另有他想,只要有不如他意的地方,他便中伤你,所以当时人们称他为“笑中刀”,也有人称他为“人猫”。当时,李义府当了中书舍人,兼修国史,进弘文馆学士,但却为长孙无忌所厌恶,后者上奏述斥李义府。在诏书未下之时,李义府便向舍人王德俭问计,王德俭是许敬宗的外甥,有智谋,好谋事,他向李义府建议:“现时武昭仪(武则天)已得到了皇上的宠爱,皇上打算把她立为皇后,但又怕遭到宰相的议论,所以,一直没有发出诏书。如果您把这件事明白地说出来,您便可转祸为福了。”李义府觉得很有道理,便真的奏请皇上,皇上很高兴,便召见李义府,并赐给他珍珠一斗。武昭仪立为皇后之后,李义府、许敬宗、王德俭等人都得到她的恩赐,委之以重任。李义府任中书令,后改右相。

法四:移祸他国。所谓移祸他国,就是选择敌我双方共同之敌,将临头之祸转嫁过去。三国时,孙权为破坏吴蜀联盟,杀了关羽,刘备兴师问罪,准备开战。

为了转嫁矛盾,东吴采用了“移祸”之计,将关羽的首级送给曹操,向曹称臣,移祸于曹。可是,曹操更是技术高一筹,识破了孙权的计谋,便特地将关羽的首级装进精制的木盒子里,并以大臣之礼葬之,再派使者向刘备吊唁,尽礼甚哀。这样,刘备感谢曹操,更加痛恨孙权,便发动了几十万大军攻打孙权。孙权的移祸之计,未得成功。

法五:代承其祸。所谓代承其祸,就是想法使他人主动就战以承其祸,而将祸患转嫁出去。战国时,子贡游说诸国,使吴代鲁受祸。他抓住齐相国陈恒与诸大夫之间的矛盾,对陈恒说:“现在,齐围攻弱鲁不在话下,但功劳却在大臣身上,与您无关。如此,诸大臣的地位日益增高,但您却日益受困。如果现在您兴师攻吴,大臣们的注意力就会转移到打仗上,您就可以专制齐国了。”但陈恒怕人怀疑,子贡便献计说他去游说吴国,让吴国先出兵攻齐。子贡见到吴王后说:“齐国将要进攻鲁国,之后肯定打吴国,大王您应该代齐救鲁,这样,您虽然败于齐,但却能赢得鲁国,威加于晋,吴便成为一霸了。”吴王怕越国乘虚而入,子贡便见越王勾践,经过一番游说之后,越王便派兵 2000,助吴伐齐。这样,子贡设计的代承受祸之计便实现了。弱鲁转危为安。而吴则承受了鲁国之祸。

法六:推恶于人。所谓推恶于人也叫嫁怨,即将别人对自己的憎恨之心转给他人。《红楼梦》里王熙凤将大众之恨转给探春,就是一例。王熙凤乘自己生病之机,推举探春管家,探春想在家政上有一番作为,创立了一套新经济体制,以补救贾府江河日下、千疮百孔的经济,想用一点“小惠”来保全整个家族的经济利益,但结果却反而激起了固有的矛盾,加深了经济政治危机,加速了贾府的崩溃。于是,众人便将对王熙凤的憎恨转到了探春头上,三四日的功夫,大小事出了七八件,正如平儿所说:“但只听见各屋里大小人等都作起反来,一处不了又一处”,大有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景象。

法七:出卖被嫁。所谓出卖被嫁,即先借人成事,尔后转祸于人,杀人灭口,以塞众人之谤。史称朱全忠引兵西讨,怕皇帝识破阻拦,便起了废立之心,于是他派刺官李振到洛阳,与蒋玄晖、朱友恭、氏叔琮等一起商量图谋。玄晖乘皇帝在椒殿(皇后殿)时,派人夜叩宫门,声称军前有急奏,闯了进去,很迅速方便地杀死了皇帝,并假诏立辉五作为皇太子,于柩前即位,宫中恐惧,不敢有任何哭声,并自投于地说:“这帮奴辈负我,使我得了恶名,遗臭万代,真是该死啊!”于是,他来到东都,痛哭流涕,又在幼帝面前说这不是他朱全忠的计谋,请求给凶手以惩罚。幼帝允许了,赐朱友恭、氏叔琮等自尽。朱友恭临刑前大声呼喊道:“卖我以塞天下之谤,如鬼神何!行事如此,望有后乎?”

法八:金蝉脱壳。所谓金蝉脱壳,即当突然出现祸患,无法躲避时,便转让他人,蒙混过关,自己却溜之大吉。《红楼梦》第二十七回道:薛宝钗一天去潇湘馆

找林黛玉,走到滴翠亭。忽然听到亭内有人在窃窃私语,一听,原来是坠儿在给小红与贾芸说媒,穿针引线,此事在贾府系大逆不道。正当薛宝钗听得入神时,小红忽然想到可能有人,于是说:“不如把窗子都推开,以防有人偷听”。宝钗猛一惊,知道躲是来不及了,便故意放重了脚步,笑着叫道:“颦儿,我看你往那里藏!”边说边往前赶。亭内小红与坠儿都怔住了。宝钗笑着说:“你们把林姑娘藏在哪儿?我才在河边看着林姑娘在这里蹲着弄水儿呢,我要悄悄地唬她一跳,还没走到跟前,她倒看见我了,抽身就走,朝东一转就不见了。别是藏在里头了?”一面说,一面故意进去搜寻,然后抽身就走。小红听后信以为真,坠儿也半日不言语,两人果真中了宝钗的金蝉脱壳之计,怀疑林黛玉在窃听。一旦事情败露,他们必然断定是林黛玉走漏的消息,从而怀恨林黛玉。

法九:死有余智。所谓死有余智,即将敌人加于己的祸患,反射给敌人,使敌人与自己同归于尽。据《吴起兵法》记载:吴起在楚国实行变法,励精图治,触及了贵族的利益,使得贵族们都想杀死吴起。楚悼王死时,宗室大臣操戈作乱,箭射吴起。吴起无处躲身,急中生智,便伏在悼王死尸上。那些作乱者,只想刺射死吴起,并没想到,在射箭时,既射倒了吴起,也刺中了悼王。悼王国葬后,太子继位,太子下令,将那些箭射吴起并射中悼王尸体的人,统统诛杀。结果,被诛者有七十余家。史家称吴起“死有余智”。

法十:避嫁自全,所谓避嫁自全。即当两主相仇,欲嫁祸于我时,我应居于两主之间,不偏不倚,从而避开转嫁之祸患。《战国纵横家书》上记载这么一个故事。丈夫在外为官二年不归,妻子便另有他爱了。其所爱的人说:“倘若你的丈夫回来了怎么办?”妻子说:“你不必担心,我已配好药酒,专等他的归来。”不久,丈夫果然回来了。妻子以酒待之,令妾奉上。妾知道这是药酒,便左右为难:如果将此酒奉给我主父喝,则是我杀死了主父,罪名不敢当;如果告诉我主父这是药酒,则违背了我主母的意思。如何是好?妾想了一计:假装绊跤把酒泼洒掉。结果,妻子的嫁祸没得逞,也没有直接得罪主妇和丈夫。

(五)整人者花招

世界上的事情复杂,整人者的花招也是多种多样的。

法一:教唆别人。所谓教唆,即唆使有力量的人物犯罪,使其受到我政敌的处罚,以此引起他们之间的仇恨。待其一旦上台,便会置我政敌于死地。战国时,商鞅辅秦孝公变法,使秦国富强起来,但却触及了奴隶主贵族的利益,招来了公子贾、公子虔的反对。他们百般破坏新法,反对商鞅,并且唆使太子驷犯法。商鞅执法苛严,称“王子犯法,与民同罪”,便处分了太子老师,由此招来了太子的怨恨。太子驷上台后,便收商鞅的相印,废除全部新法,逮捕商鞅下狱,最后将商

鞅五马分尸，结局极惨。

法二：串通宫廷，所谓串通宫廷，即在幕后挑起宫廷与政敌之间的矛盾，把上层人物争取到自己的一边来，借宫廷力量除去自己的政敌。北宋时，王安石实行变法，遭到保守派司马光、富弼等人的反对，但由于宋神宗变法决心大，他们的反对并没有动摇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。于是，他们便走上层路线，出入宫廷，串通皇太后、太皇太后对王安石施加压力。一天，神宗与太后、祁王一起到太皇太后宫，太皇太后说：“王安石固然很有才学，但抱怨他的人却很多，皇上你既然很爱惜他，就不如暂把他放出京城，避避风声，岁余之后再召进京城用之。”神宗说：“群臣中只有王安石能捐躯国家，真心真意地为国家工作。”祁王接着说：“陛下，太皇太后所言很有道理，陛下不可不思。”神宗愤怒地说：“是我败坏了天下，由我负责。”大家不欢而散。

法三：推恨于人。所谓推恨，即通过一件事情，激化他人与自己政敌之间的矛盾，挑起祸端，借他人之手，以报私怨。卫献公怀疑孙林父与宁殖两人有叛变之心，孙宁两人也知道他在怀疑自己。一日，献公设酒招待孙林父之子孙蒯，唤乐工来，命令他们唱《巧言率章》，太师说：“此诗语意不佳，恐怕和这欢乐的气氛不相宜。”师曹却大声的斥责道：“主公要唱便唱，你何必多嘴！”原来，师曹善击鼓弹琴，献公使他教嬖妾，但嬖妾不听从教诲，学无长进，师曹便打了她十鞭，嬖妾哭着向献公告状，献公很气愤，便当着嬖妾的面，打了师曹 300 鞭，师曹怀恨在心。所以，今日他明知诗歌不佳，却故意吟唱，目的在于把孙蒯激怒。歌中唱道：“彼何人斯，居何之糜，无拳无勇，职为乱价。”卫献公的用意在于借歌来恐吓孙林父。孙蒯坐不安席，告诉了孙林父。孙林父想：“看来主公对我的猜忌已无法挽回了，我可不能等死。”于是聚众于邸宫，赶走了卫献公。这样，师曹便借孙林父之手，报了私仇。

法四：归怨于彼。所谓归怨于彼，即采用贿赂等办法，分化敌人的同盟，争取力量，壮大自己，孤立敌人，打击敌人。公元前 633 年，楚国攻打宋国，宋向晋求援。晋文公想助宋与楚作战，但又怕楚的盟国在背后打击自己。这时，狐偃献计：先出兵攻打楚的盟国曹卫两国，使楚派兵来增援，宋国之围便不救自解。晋文公采纳了这个建议，不久，曹卫两国都被晋占领。但实际上楚却围宋更紧了，宋国再次向晋求救，晋文公颇为踌躇。这时，晋军主将先轸便提出了“归怨”的策略：先将宋国送来的赠物分别贿赂给齐秦两国。求两国向楚说情，为宋解围。两国必派使者去楚。如果楚国不从，那齐秦两国对楚的看法就有了，便不会再和楚联盟；但如果楚国真的听从了齐秦的请求，“归怨”就不成了。于是，先轸又献计，割部分曹卫之地给宋国，楚便更加恨宋。这样，齐秦虽去求情，楚国便必不肯从。宋国听从先轸之计，齐秦楚三国均上圈套。齐秦为宋求情，楚国果然不从，于是，

齐秦开始埋怨楚国，站到楚国的对立面。这样，在城濮大战之前，晋便将齐秦争取到自己一边来，孤立了楚国。

法五：代我受祸。所谓代我受祸，即以敌人所求之利送与他人，转移目标，使他人代我受祸。秦国攻打韩国，围住了上党，上党断绝了一切外援，孤军守城，难以支持，眼看很快就要被秦所侵占。上党守将冯亭便与其他人士一同商量：当前，秦兵日进，韩国之兵又不能前来接应，怎么办呢？我们不能等死。依我看，我们还不如把上党送给赵国，如果赵国接受，秦国肯定会攻赵，赵国肯定也会亲待韩国，这样，韩赵为一，便可以抵挡秦兵了。于是便派使者急告赵王。经过一番辩论，赵王同意接受冯亭的请求，请平原君受地。于是，秦国进攻上党，战祸乃起。秦行反间计，去掉廉颇，又打败赵括，围住邯郸。赵则反间于范雎，许诺割六县之地，挑起了白起与范雎之间的矛盾。秦王听范雎之言，便罢兵而归。

法六：虚引自明。所谓虚引自明，即在自己受诬陷，而欲诉无门的情况下，故意连及无辜，铸成冤狱，冀以自明。汉明帝时，楚英王刘黄与方士做金龟、玉鹤，刻文字为瑞符。公元70年，王平、颜忠谎说他们擅造图讖，有逆谋，同时还引出耿建、臧信、邓鲤、刘建等人。汉明帝很恼怒，命令所连及者，一一入狱，没有敢求情者。而侍御史寒朗对诸多人物的冤情很同情，便单独问王平、颜忠，让他们讲出耿建等人的长相，但他们答不上来。寒朗便知其中有诈，便上书给汉明帝称：耿建等人无罪，他们受了王平、颜忠的诬陷，可能天下类似的无辜者还有很多。明帝问道：既然如此，他二人为何要引出其他人来？寒朗说：他二人知道自己犯了罪，便故意多有虚引，冀以自明。汉明帝亲自审理此案，理出了千余人。后来，袁安任楚郡太守，接楚英王刘英狱事，理其无明验者，皆出之，先后被放出的无辜有四百余家。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“楚英王之狱”。

法七：托辞推疑。所谓托辞推疑，即当自己作恶之后，又怕人知，便托辞嫁与受害者的仇人，以此转移视线，逍遥法外。梁冀生性嗜酒，逸游自恣，任职期间经常纵暴非法，由于利益冲突，他派人刺死了洛阳令吕放。但又有事情败露，便托辞怀疑是吕放的仇人所为。请吕放的弟弟吕禹来继任洛阳令，吕禹上任后，果然逮捕吕放的仇人，并杀灭仇人的宗族、亲戚、宾朋百余人。梁冀之计得逞了。

法八：敛怨于上。所谓敛怨于上，即将怨归于他人，将好事归于自己，恶事推于他人，拉帮结派，兴风作浪。蔡京为相时，大权在握，心怀叵测，凡当时执政者，侍从者以及师臣、监司，都是其门人、亲戚。蔡京每每有奏，都仿照皇上的御笔写出来，并对人说这是皇上的意思。倘若行之不通，却又对人说他确实告诉了皇上。这样，他善则称己，过则称君，激起人们对皇上的忿怒。

法九：推祸于敌。所谓推祸于敌，即将战祸推向他国，使其相互厮杀，而我则从容发展势力，以待时机。公元前314年，齐宣王乘燕国内乱之机，大举攻燕，燕

国几乎全部覆灭。燕昭王即位,时刻以复仇为念,招纳贤士,以待时机。苏秦来燕,受到重用。不久,苏秦乘齐之弊,提出了谋齐之策,想使齐国“西劳于宋,南疲于楚”。苏秦至齐后便进行了反间活动,竭力怂恿齐国攻宋。燕在齐北,宋在齐南,齐攻宋,兵力集于南方,北部边防便日益减弱;再者,楚、梁都与宋接壤,齐攻宋,楚、梁都来争地,势必引起宋与楚、梁的矛盾;还有,此时秦极力保宋,齐攻宋,必与秦冲突。这样,齐国就会四面树敌。苏秦日益频繁的反间活动,恶化了齐、秦之间关系,并为联合诸国攻秦,提供了很好的外交环境。

二、巧借外力

(一)韩赵魏借刀杀人

在复杂而激烈的政治角斗场内,政敌之间的争斗,有时是真刀真枪的厮杀,有时是虚情假意的关照,有时是各怀鬼胎的相待,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战胜对方,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权。借刀杀人之计的最大特点是“不自出力”,使用者企图通过各种手段,挑起政敌或政敌盟友之间的纷争,令其自相残杀。损敌益己,既要在政治上有安身立命之地,又不能给政敌以存活立足之处,这本身就是无情的斗争,当然也是不择手段的。

在政治斗争上,各种政治势力都在为自身的政治而拼搏,为使自己在政治斗争中占据有利的态势,引诱政敌进入自己预设的圈套之内,待其志骄意满,不为防备之时,借用别人的政治势力,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,这当然是一种比较深奥的谋略。

春秋末年,晋国的范氏、中行氏、智氏、赵氏、魏氏、韩氏六卿强大,平分晋地而治之。一国六卿,争权夺利在所难免。先是赵氏与中行氏、范氏发生冲突。中行氏和范氏联合,共击赵氏,赵氏败走晋阳。赵氏兵困晋阳时,得到韩氏和魏氏的同情,赵氏趁机联络韩、魏,起兵反攻中行氏和范氏,中行氏和范氏败走。尔后,赵、魏、韩又联合智氏,同伐中行氏和范氏,平分其地。这种私分土地的举动,激怒时为国主的晋出公。晋出公欲联络齐、鲁等国攻打四卿。四卿恐,遂反攻晋出公。晋出公不支,在逃往齐国的路上死去。四卿之中,智氏最强,其主智伯,力主拥立晋哀公,形成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,还趁机兼并中行氏和范氏的土地,有了傲视公室,欺压诸卿的资本。

首先,智伯向韩氏索要土地。韩氏之主韩康子不想给,其谋臣段规说:“智伯好利而惧,不与,将伐我;不如与之。彼狙于得地,必请于他人;他人不与,必向之兵,然后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。”这是非常明确的借刀杀人之计,韩康子焉

能不许。于是“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”。智伯心满意足,自以为得计。

其次,智伯索得韩氏之地,又向魏氏索地。魏氏之主魏桓子也不想给,其谋臣任章说:“无故索地,诸大夫必惧;吾与之地,智伯必骄。彼骄而轻敌,此惧而相亲;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,智氏之命必不长矣。《周书》曰:‘将欲败之,必姑辅之。将欲取之,必姑与之。’主不如与之,以骄智伯,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,奈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!”这也是借刀杀人之计,魏桓子不能不称善,也与智伯万家之邑。

再次,智伯连取韩、魏两家的万户之邑,志骄而意不满,又开始向赵氏索地。赵氏之主赵襄子面对无故索地的智伯,自然非常生气,断然拒绝。骄横不可一世的智伯,焉能容得赵襄子这种态度,便纠合韩、魏之兵,共同进攻赵氏。赵氏不敌,兵败晋阳,孤城困守。智伯以水灌城,拼命攻打,赵氏危在旦夕。

在大水将冲坏晋阳城之时,智伯命魏桓子驾车,韩康子驂乘,自己居中,巡视战场。见波涛汹涌的大水冲击着危若累卵的城池,智伯不无感叹地说:“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。”魏、韩二氏闻此言,面面相觑,心里不由想起,汾河之水足以灌魏之安邑,绛河之水足以灌韩之平阳,今日之赵危,焉知不是将来之己危?感觉到以前制定的借刀杀人之计应该付诸施行了。

在韩康子、魏桓子的目光相对的一瞬间,早为智伯的谋士稀疵看见。为了主公的安全,稀疵便向智伯进言;“夫以韩、魏之兵以攻赵,赵亡,难必及韩、赵矣。今胜赵而三分其地,城不没者三版(六尺),人马相食,城降有日,而二子无喜志,有忧色,是非反而何?”智伯不以为然,意把稀疵之言对韩、魏二子讲了。二子虽力辩其辜,得免智伯暂时之疑,但倒智氏之心至此更坚定了。

赵襄子身处危难之地,自然也想利用智、韩、魏三家的矛盾以自救,便派说客张孟谈潜出城去,前去游说韩、魏二子。张孟谈说:“臣闻唇亡则齿寒。今智伯率韩、魏以攻赵,赵亡则韩、魏为之次矣。”韩、魏二子本有难言之隐,急忙说:“我心知其然也;恐事未遂而谋泄,则祸立至矣。”张孟谈见二子心动,便说:“谋出二主之口,入臣之耳,何伤也!”遂与韩康子、魏桓子制定合攻智氏的计划。

赵襄子趁夜间派人杀守河堤的官吏,反用水灌智氏军营,趁智伯救水之际,韩、魏侧击,赵直攻,大败智氏之军,杀智伯尽灭智氏之族,而三分智氏之地。自此,赵、魏、韩三家形成,尔后又共分晋地,成为强国,掀开战国的历史新篇章。

从三家倒智的事例来看,赵、魏、韩三家都采用了借刀杀人之计,都力图在纷争中占据有利的位置。由于形势所迫,他们都用一定的损失以麻痹政敌,等待时机,最终都实现自己所要达到的基本目的,战胜政敌,保存和壮大了自己,这实际上运用了以小损而换大益。

在政治斗争中,政敌之间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,往往会结成政治同盟。

通过同盟势力来打击政敌,这是政治斗争中常有的现象。面对政敌的同盟,使用借刀杀人之计的一方,最有效地手段是破坏政敌的同盟。这样,既可削弱政敌的力量,又可扩大自己的同盟,同时还有可能形成各个击破的态势。使用者能得到盟友的相助,这是使用者比较满意的结果;使用者能得到盟友相助,并能造成政敌同盟之间的相互残杀,这是使用者所能得到的最好结果。

楚汉战争时,项羽与刘邦之间争斗不息。项羽“力能扛鼎,才气过人”,在战争初期以西楚霸王的名义号令诸侯,兵多将广,更兼善战,处于优势地位。刘邦“仁而爱人,喜施,意豁如也”,虽勇不及项羽,地不如楚多,但他能采纳部下建议,分化项羽同盟,故能败而复振,逐渐化劣势为优势。

公元前205年,刘邦趁项羽东征田齐之时,率兵56万伐楚,一举攻克楚都彭城(今江苏徐州市)。项羽得知,亲率精兵3万回援,连续作战,收复彭城,驱赶汉军,竟连连斩获汉军20万。刘邦慌忙逃窜,在途中竟将子女推下战车,老父也被项羽俘虏。刘邦逃至荥阳,幸赖萧何等征发关中老弱全数赶来,方才稳住阵脚。

公元前204年,楚汉在荥阳对峙,“项王数侵夺汉道,汉王食乏,恐,请和,割荥阳以西为汉。”项羽厌烦战争,想允许刘邦的请和。项羽谋士范增说:“汉易与耳,今释弗取,后必悔之。”项羽听从,急攻荥阳,刘邦愁极无奈。这时,刘邦的谋士陈平设计,等项羽使来看时,提供丰盛的饭食,在入席时,故意问使者是谁的使者,然后假装惊愕地说:“吾以为亚父(范增)使者,乃反项王使者?”叫人将美食撤下,另换粗劣的食物。使者回报项羽,项羽果然疑心。范增大怒,对项羽说:“天下事大定矣,君王自为之。愿赐骸骨归卒伍。”这本是气话,希望项羽能感悟。孰料项羽同意,范增只得离去,在回彭城的路上,连气带病,竟愤然离世。陈平又造谣言,说项羽的勇将钟离昧等欲降汉而求分封为王,使项羽对他的“骨鲠之臣”都失去信任,彼此相互猜疑,战斗力自然下降。

刘邦一面用陈平的离间计来离间项羽的亲信,一面听从张良的计谋,趁项羽同盟者,九江王英布、魏相国彭越与项羽“有隙”时,利诱彭越,使他在楚后方绝楚粮道;派使者随何前去九江游说英布。英布此时与项羽虽有矛盾,但畏惧项羽强横,还不敢与项羽为敌。随何凭三寸不烂之舌,说得英布心动,但英布狐疑不定。于是,随何借楚使者前来九江催英布发兵之时,公开英布与汉有谋的事实,迫使英布最终下定反楚的决心。这样,项羽发兵去攻打英布,减轻刘邦的压力;英布兵败来投刘邦,也只能死心塌地助汉攻楚。刘邦不断地削弱项羽的同盟,扩大自己的同盟,这是成功地应用借刀杀人之计扰其同盟,借政敌狐疑而弱之的手法。

(二)借刀杀人连环计

西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短命的王朝,毁灭它要归功于一个又丑又毒的女人